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
第一百十五回 有心捉弄桑黛使刁 任意留難楚雲賴嫁

憶秋風，遷客走天涯。喜歸來，碧山亭下。水田十數畝，茅屋兩三家。暮雨明霞，妝點出輞川圖畫。——雙調《新水令》一調。話表李廣謝了天子之賜，外面的戲班已上來請示開戲。大廳上酒筵已排齊，李廣邀請兩位大賓入席，各席上賓客相陪落座，李廣親自各席敬酒。下面戲房內已裝扮齊全，只候示下便即開演。此時李廣吩咐班內之人先打一陣鬧台的鑼鼓，隨後跳加官，一面呈上戲目至各席上請眾位王公大臣點戲。范相點了一出《全家福》，鄭相點了一出《會佳期》，以次均各點畢，頃刻唱戲。一出唱畢，席散，就料理奠雁親迎之禮節。刻間，英武王乘轎赴楚府奠雁親迎。不必細表。

且言桑黛見李廣過楚府奠雁，忽然想起一件捉狹鬼的事來，便至上房向李太王妃口呼：「伯母，今日大哥與驪卿完婚，卻非尋常可比，少刻喜轎臨門，必須請兩位少年雙全、福德俱備的夫人攬新人。」李太妃笑曰：「這又是個難題目，時候已邇，向何處去請這兩位福德雙全年少的夫人呢？」桑黛口呼：「伯母不必作難，小姪卻思得兩位，不但少年雙全，而且武藝超群，且與驪卿是一流人物，再沒有比這兩位好的了。」李太妃問：「果是何人？」桑黛曰：「一位是文俊賢弟之妻白氏弟婦，一位是胡達兄之妻甘氏嫂嫂。這兩位實是福德俱備，武藝雙全，且是女中豪傑，平時又與驪卿共事一方，頂好難得這湊巧，只須伯母將胡兄請來向他說知，他必不駁。」李太王妃曰：「既如此，煩賢姪就傳老身的話，向胡賢姪一說。」桑黛曰：「小姪去說恐胡兄不准應允，不若將胡兄請進來，還是伯母當面向他說知方好。」李太妃曰：「煩你請他進來。」桑黛退出來。徐文俊一旁聽了此言，已是暗笑不已，見桑黛出來，便扯住桑黛袍袖，口呼：「桑兄！你太作謔了，無端要捉弄甘家十二姑，便是弟婦尚在年輕，焉能代人攬親？」桑黛回答：「你且休管。」說著走出來將胡達喚了進去，李太王妃口呼：「胡賢姪，老身今日要借重姪媳的全福，同徐家白氏姪媳攬一攬驪卿，不知賢姪允否？」胡達曰：「只恐伯母嫌他貌醜，若不嫌，承伯母見愛，小姪那敢不允？我便去令他前來，同白氏弟婦攬親。」胡達不說出許多絮絮叨叨之話，李太王妃並想不到甘十二姑貌醜，一聞胡達說出甘十二姑貌醜，心中省悟，暗想：「桑黛是有意捉弄胡達。」想至此不由一笑。若不請他，話已出口；若請來同白氏姪媳攬親，定為大家取笑。沉吟時未及回答，桑黛、徐文俊見李太王妃沉吟不語，早已料定太王妃心事，二人也忍不住好笑。李太王妃見他二人一笑，又恐胡達一旁生疑，遂口呼：「賢姪承你應允，老身就心感了。」文俊謙曰：「姪媳年輕，恐不能當此重任。」李太妃未及答言，忽聞胡達大聲言道：「三賢弟你忒古怪，這有什麼年輕重任？我知你的心思倒不是因他年輕，是因他生得嬌美，恐被人看見肥了人家的眼睛。其實不必過慮這一層，當日在河南廝殺於千軍萬馬之中，都不怕人看他，今又怕人看他了。雖然廳上賓客眾多，難道比河南殺賊時人多麼？愚兄就沒有這個思想，俺那十二姑雖然容貌醜陋，人稱他為夜叉，俺也不戒意。這攬親的事，以為一位嬌容，一個丑貌，站在一處雖分妍媸，皆是一個人，只要福厚怕誰看？」這一番話，說得桑黛、徐文俊、李太王妃皆笑起來，就連內眷聞言也是大笑不止。李太王妃口呼：「胡賢姪，臨時休改齒。」胡達曰：「有何改齒？好在十二姑現在這裡，只須招呼他一聲就是了。」胡達話未說完，只見甘十二姑從後面走了出來，向胡達說：「不要你招呼，俺早聽見了，俺同白氏妹妹攬親便了。」桑黛、徐文俊聞言暗笑，聲音不好出口，遂扯著胡達一齊到外面看戲去了。不一時，李廣已奠雁回來，眾同盟自然取笑一番，不必細表。

再言楚雲自行盤之後，每日長吁短歎，愁眉不展。雲太郡同吳又仙終日向他解說，就是錢瓊珠、夢月也是寸步不離，相陪伴著。已到吉期，更覺萬箭攢心，寸腸欲斷，說不盡他那些苦楚。李廣奠雁之後，不一刻喜轎至登堂，喜娘請楚去梳妝。楚雲一聞此言，登時怒不可遏，只聽一聲響亮，將床上的床花兒玻璃等物擊得粉碎，將夢月、瓊珠二人嚇了一跳，只嚇得喜娘發怔。暗想：我作了一世喜娘，從未有過這樣性格，在家未出閣就是如此，若到婆家那可更利害了。當下錢瓊珠知道他的心事，便走近床前握住楚雲之手，低聲勸曰：「吾的好姐姐，你不必過於悲傷了，現在為時已是不早了，請起來用些飲食，好去梳妝。你的心事，小妹亦知，總之千不恨萬不恨，只恨出娘胎時為何是一女身？姐姐若如此悲痛，怎令伯母與母親兩位老人家何以為情呢？況且英武王是姐姐舊日同盟，此時過去正好敘敘金蘭之誼，有何解不開。」楚雲聞言，坐將起來，執著瓊珠手含淚道：「叫聲妹妹呀！你教吾此時怎樣是好？若提『金蘭』二字，我更是難以為情。妹妹你代我想，我這玉帶牙笏，蟒袍金冠，一時怎拋得？而況我平時著帽慣穿烏靴，今改弓鞋，我雙足站不牢穩，兩截穿衣，梳頭掠鬢，更令我為難。而且我於歸過去，到了李府，那些眾同盟兄弟如何能放得過去？定要百般嘲笑，惡語相加。我向來不肯饒人，那時怎教我容納得下？妹妹呀！我與你雙棲雙宿已久，一旦拋卻怎教我割得下。母親前雖有妹妹與張兄弟侍奉，我總不能朝夕相見，令我何以為情。妹妹呀！你是我知心人，有何方法教我？我終日思慮，只恐眾同盟嘲笑，我用何言回答他們？」瓊珠聞言，心中暗笑，遂口呼：「姐姐，你怎說出這話來了？豈有作新娘子與人答話之理？即便眾人取笑，也只听而不聞，這是作新娘的定法。若謂婆母膝前，自有小妹侍奉，伯母前自有嫂嫂同雲侯承歡。況且你滿月之後，必然歸寧兩家省視，著可不必過慮。其餘一切瑣事，自有侍女僕婦伺候，姐姐又何必多慮，快吃些點心，好去梳妝。」楚雲聞言，也不回答，只歎了一口氣，復又倒身重複睡下，面朝床裡，任你千言萬語，百般解勸，總是一言不答。當下雲太郡、錢太夫人、吳